

平明雜誌

第二卷第四十期

本期已於七月十六日出版

目 要

經濟會議中各國的對立與國際形勢	肇良
自由的退却	疑今
轉換途上底日本外交新動向	徐君萍
法國金本位制的危機	因銘
美國通貨膨脹政策的檢討	克倫
蘇聯的合作制度	今連
各國地方政府論	馬兆奎
世界論壇	
1. 歐人眼中之中日停戰協定	兆關
2. 日本帝國主義的孤立	臨征
3. 日本印度與蘭開夏的棉業競爭	青野
大事述評	編者
隨筆三篇(生之矛盾, 屠刀, 復活祭與狗)	大心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熊式忒
定價	
每月兩冊每冊二角三月一元一角半年二元	
全年三元八角郵費在外。	
總發行所	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十二號平明雜誌社
總批發處	北平沙灘七號楊本賢廣告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北平新生診療院啓事

啟者敝院自開幕以來就診者日衆近因國難期中經濟艱窘特將門診費全免收藥費減半以減少患者之担負現並添設各種新式治療器械更購花柳科耳鼻喉喉科大加擴充庶治療敏捷奏效迅速以期減少患者之痛苦恐未週知特此奉聞

內科 外科 花柳科 戒煙科 眼科 婦科

耳鼻喉喉科 產科 皮膚科 美容科

門診 普通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

出診 普通下午六時特別者另議

診費 門診普通五角特別券一元月券九元注射藥血清抗毒素各種檢查自一元至十元

院址 北新華街甲十四號

時事短評

請中央嚴厲懲處三叛艦

沈鴻烈亦應受相當之處分——

據報載東北艦隊之海圻等三艦，自背叛該艦隊後，擅行開至廣州，該隊司令沈鴻烈呈請

辭職，中央對此事之處理，除將該艦隊直接隸屬於海部，沈鴻烈辭職照准外，關於司令一職，現正在選舉中。

海圻等三艦，既隸屬於東北艦隊，一切行動，自應受該艦隊司令之調遣，即夙日該隊司令有所失德，或措施失當，亦應呈請中央懲警之，甚或撤換之。軍人以服從紀律為天職，何等嚴明，乃竟先之以暗中謀殺，繼之以明目叛變，擅離職守，任意開行，似此目無軍紀，應請中央嚴厲制裁。

沈鴻烈身為艦隊司令，自應知現在吾國海軍之重要，且又在極幼稚時期，應如何兢兢業業，整好以為之，乃竟以該艦隊為私產，任用私人，冒濫支銷，對於訓練部隊，整飭軍律，毫無建樹，

且又不顧私德，任意亂為，喪失德威，以致統率力毫無，乃釀成三艦之背叛，足證其昏聩姑息之於先，而又無力制止之於後。此等軍事長官，在軍紀上應受何等處分？雖經中央准其引咎辭職，亦無足懲其過。非中央按律嚴懲何以伸國法而服諸艦隊。

當此國難日亟之際，各軍部隊，應如何服從長官命令，歷練個身之技術，以發展其戰鬥力，各軍長官，又應如何訓練部屬，整飭軍紀以增進其統率力，而共作抗日剿赤以及其他安內攘外之準備。况當國家多事之秋，內則共匪擾亂，外則強敵臨境，而國內軍人，多不能完全聽命于中央，西南自西南，西北自西北，川亂未已，察事方僵，今又有三艦之背叛于該屬，此等軍人，果何居心？終將陷國家於淪亡之境歟！抑或中央歷次以和平處置而縱容使之然乎？用敢請求于中央，今後對國內各軍，應撤換者，應免職者，應下令討伐者，各皆依律以懲治之，非獨可以肅整全國之軍紀，

請中央收軍偽編問題

據近日報載：中日雙方代表在大連談判已於本月五日告終。此次會議經過，其第一主要點即為處置偽軍問題。處置辦法，為留編三分之一，遣散三分之二，兵士

及官長發資遣散，槍枝給價收回。留編者約四千人，分為兩隊，一隊由李際春自編，一隊由冀省政府編調，防地則指定灤州及豐潤等縣云。

吾人聞此消息，真不能不佩服中央之寬大為懷，予人自新之精神。但恐狼子野心，專橫成性，未必從此遂能洗心滌面，作擁護中央安內攘外之良將，以免中央後顧之憂。

查自中日雙方停戰協定以來，李際春即盤據灤河一帶，叛國通敵，意圖割據，以致失地不能早日接收，華北秩序不能早日恢復，凡愛國志士，戰區災民，無不憤怨不平，歎息痛恨，欲於一朝之間驅除此獠！中央對此本應早伸捷伐

之威，儘國法以懲之，奈何還予之軍隊，假之名義，仍使駐居原地耶？將來能否再遺蕭牆之禍，固非吾人所敢論斷，然觀其在會議之時，李之目的在要求擴大編制，雙方代表爭執頗久，幾瀕決裂者數次，則其不規之心昭然若揭，實難免令人遠慮。

在中央之意渴望和平，不願華北再有內戰，故委曲求全與李商榷，救其既往，策其將來，中央此種不得已之苦衷，吾人自當諒解。若李果能幡然改悔，絕對服從中央，守土禦侮，作國家之柱石，爲華北之屏障，吾人方馨香祝禱之不暇，寧忍苛責！但軍閥割據在中國已成慣例，况如李之專橫成性者寧獨例外？此吾人所以凜凜危懼者，深望中央注意之。

整頓大平問題

請當局注意學生學業——
據報載教育部對平大學潮決意整頓，對於平大藝術學院改專，高中停辦等問題，決意實行。平市各校組織護校團體，派代表團即日南

下，向教育部請願，向行政院監察院哀鳴。聞其請求之條件爲（一）要求維持學生之學業。（二）如教部必欲結束學校，請求教部對學生學業之上進另想辦法。（三）請中央對華北教育之嚴重局勢予以整頓的辦法。

教育部負全國教育之責，關於教育之改進與改善，教育政策之增減修正，自當觀察社會之需要隨時爲之。故某校應當停辦，某校應當縮減，某科某科應當歸併，此係教部之權限，教育之政策，學生固不當過問，亦無過問之必要。然法律不究既往，今日之改善政策，只能施行於將來，而對於過去學生之學業，不能不設法維護，換言之，只能不招新生，對於舊生不能不辦到畢業，使其完成學術。况學生所要求者不過想求學業上之保障而已，這點最少限度的要求，當局儘可允許，且亦應當允許。中國整個社會是不景氣，而教育尤不景氣；整個社會不安定，而教育尤不安定。近年以來教育內受官僚軍閥之摧

殘，外受強鄰之壓迫，時而因經費停課時而因戰事停課，時而因別種事端停課，一年中得平平安安求學者能有幾日？教育已成國家之點綴品，官僚政客的路南捷徑，更有何人專心致志去辦教育，更有何人大聲疾呼爲教育作護法，言之可爲浩歎！

近來農村經濟已瀕破產，各省來平學子常感學費不足之苦，姑不論所學者在社會上能否適用，將來有無出路，只求完成其學業，已極端困難！若再因變更學制而令其失學，如何不令一般學生感受無限之痛苦。

利害迫身者，即不能不力爭，平大學生之護校運動，事在意中，情有可原，當局若再加嚴厲制裁，風潮將因而愈形擴大。深望教育當局能允許學生之合理要求，並予以學業上之有效保障，使此次學潮和平止息，不獨請願學生之幸，亦北平教育之幸也。 天·問

人生爲文學的基礎 散飛

(甲) 引言

有人說，文學自有其獨立之基礎。牠同人生諸問題均不相連索，牠具有特殊的獨立之精神。像審美文學家以文學為獨一無二的對象。永不肯將阿附人生，服役人生，以減少其文學價值。他主張為文學而治文學，純粹任作家的自由。有人說，文學的基礎，是建築在人生身上。文學的作用，便是去表現人生，批評人生，反映人生。若離開人生而談文學，是彫虫之技耳。

以上兩派所主張，無論為文學而治文學，為人生而治文學，均有幾分理由。不過，依拙見似乎文學更離不開人生。我們要知道為文學而治文學，這固然使作家得純粹自由，然而試問作家心內的審美作用，是不是精神的活態？若說是精神的活態，不屬於人生，豈不是大笑話。若將文學放在人生以外，恐怕非真正了解文學者所言。我們再申論人生文學一下：表現，批評，反映，任何種生活，皆不能不用藝術的技

能，這種藝術技能的運用，究竟與審美作家心內精神的活態，又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再申而論之！人生派的作家也吧，審美派的作家也吧，均不能不自具有一種生活觀。至於這種生活觀的標準，雖然有審美審善兩種不同的目標。然皆具有人生問題的意義。

(乙) 文學化的人生

我們從作家之個性及其家庭生活，社交生活，或社會見解，政治見解等等方面觀察，欲深入作家生活之奧窔，却不能不以文學為總匯也。足證文學之內容，便足以盡人生的真像，謂文學為人生的反映，而造成人生之文學化可也。所以拙見始終說文學如一面鏡子，如一盆清水，如水晶體，牠能將人生一切問題都照鑑，透顯出來，今分為四項，詳論如下：

(1) 文學化的作家個性

人不能沒有個性，個性便是文學的骨幹。假若作品中不能將個性表現出來

。則惟有顯出光和塵來，而何能引起觀衆的深刻的認象？所以作者之對於自己作品，也很足以表現個性于其中，同時也很願使觀衆，窺見其個性。我們若想想盧梭及托爾斯泰的個性，讀完兩部懺悔錄，便可明瞭。要想見王爾德的個性，可讀沙樂美劇本。要領會施耐庵的個性，則讀完一部水滸傳便一覽無遺。要明瞭曹雪芹的個性，可讀紅樓夢。即對於最近作家個性的考查，也是如此。讀魯迅的吶喊，可知魯迅的為人，讀郭沫若若一生個性，亦可知其大概。

由此可知若說文學非作家個性的寫真，誰能相信。所以要知道文學家的個性，應當于其作品中求之，要知個性的文學化，實所有作家應接受的訓練。

(2) 文學化的家庭生活

由上我們知道，人生文學所重要的部分，即個性。然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人雖有個性，又同時富于羣性。羣性的表現，多半是由近及遠，由親及疏，

所以家庭，則在羣性中比較最親近的一部分。考古代的作家的作品，多有涉及于家庭者，從達微考見菲爾傳內，可探知英國作家迭更司氏的家庭狀況，該書內隱敘微的喪父，賴其母養育成人，天性愛友，說是該書為迭氏家庭縮影，亦無不可。我們讀托爾斯泰的回憶錄，也能探出托氏的家庭生活。我們讀中國東坡中秋月詩：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
「由此詩能知東坡友愛其弟子。讀淵明祭文：

「……嗚嗚造雅，未能正言，哀哀蔡人，禮儀孔嫻。庭樹如故，齊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後還？」
此文可知明淵哭其弟敬遠之情。再讀他文：

「尋愈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笑笑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永已，死而有知，

相見蒿里，」由此文可知明淵痛妹之心。讀香山詩：

「三聲猿後垂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莫憑水窗南北望，月明月暗總愁人。」由此詩可知香山戀其妻也。

我們可知文學家對於家庭之觀心，而兒女情長之處，又超越于常人矣。至於少陵月夜之作，純表現小家庭之戀影，歐陽永叔的表其父，幹退之祭其侄，詞意纏綿，惻然動人，即最近郭沫若，

謊話（續）

（二）

她已經說謊了。她沒有來，我白等了。她。寒灰的半暗色從陰沈的天空落下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黃昏沈沒在幕晚，又什麼時候幕晚轉變成黑夜，對我，一切都彷彿是一個長夜。我用着完全沮喪的同一的，甚至單調的腳步，來回地走。我不走近那高屋，那裏住着我所愛的人；也不走近那裝配玻璃的前門，那裏

張資平，郁達夫，魯迅等，也都有描寫自己家庭的小說和詩歌。總之大文學家之所以為大文學家，無一不恃其天賦的才能，而又以家庭象散，人生別離，有感于心，乃筆之書，這種自然流露的作品，無一不是真情的表現。不獨處在悲哀的環境中，能有這種結晶，即處于快樂環境，也應當自給其樂境，戀影，留映人間。所以家庭生活，必須文學化也。

（未完）

俄國 Leonid Andreev 著
乃麗 譯

反映着牠的黃色屋頂，但是我却在對面的街上走上走下，用着同一不變的大步走來走去，走來走去。走向前面，我總是釘住了玻璃門，當轉到後面時，我時時止步，轉過頭來，於是雪的尖針便刺打着我的臉。那些雪針是那樣長，那樣尖，那樣冷，牠們直穿過我的整個的心，帶着厭煩和忿怒刺着牠，在我的無望的等待中。從光明的北方到黑暗的

南方，冷風怒吼着，吹過冰冷的屋頂，又從屋頂疾馳而下，帶着銳小的雪片衝打着我的臉，把街燈的玻璃弄得轉轉急響，那其中，孤獨的黃光打着冷顫，在風前搖叩。我覺着那孤光祇生存於夜間是可憐，而且我想，我要走去，一切生命便都完結於此街，只有雪片紛飛在空間，黃光在孤獨冷寂中繼續戰顫而搖曳。

我等着她，但是她不會來。對於我彷彿那孤獨的火燄與我相似，除去我的燈兒不是空的，因為人們常常在那個空間出現，那，我去用我的足步量度。牠們在我的後邊靜地生長起來，大而又黑，經過我，而，忽然地，如像兇暴的魔鬼似的，消滅在白建築物的牆角周圍，接着牠們重又從牆角周圍出現，走近我，然後慢慢地被靜靜地下着的雪融化在渺茫遙遠的積霧中。層層疊疊，無形和靜寂的，他們互相都如此相似，和我也如此相似，那宛似多數的人們走來走去，想他們自己的難解的憂愁的思想，

同我一樣等待着，顫抖着，沈默着。

我等着她，但是她不會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不因痛苦而呼喊和哭泣。我不知道為什麼什麼笑着樂着，屈回我的指頭來，似乎牠們便是爪，而且似乎握在牠們中間的便是這謊話——那小爾惡毒的動物如像一條蛇兒似的嚇嚇地響。牠盤繞着我的兩臂，咬傷我的心，直到我的頭因中了牠的毒而變暈眩。一切都是

一個謊。在我並不會出生和我開始生活的時期的中間，界限消滅了，我想，我會經時常活着，或者在先永不會活過。並且常常地，在我生活之前，及當我開始生活之時，她已統治了我。而且那似乎是希奇的，她有一個名字和一個身子，而她的生存有始且有終。她沒有名字，她常常是一個說謊的人，常常使你永遠等待而永遠不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笑了，尖針刺着我的心，一些不可見的人的笑聲打倒我的耳內：「哈！哈！哈！」

的窗戶，牠們用牠們藍色的和紅色的舌頭悄悄地說：

「她現在是欺騙你呢。當你徘徊着等待着，而且痛苦着，可是，她却聰明，奸詐而可愛地在這裏靜聽這個輕視你的高個子漂亮人的秘語。假如你衝進來，殺掉她，你便做了一件好事，因為你殺掉了一個謊話。」

我緊緊地握着我的拳，在其中，我拿着刀，我笑着，答道：「是的，我定要殺掉她。」

但是那窗戶悲傷地凝視着我，又憂愁地說：「你永遠殺不了她。永遠不能！因為你手中的武器和她的親吻同樣是一個謊話。」

靜寂的陰影早已消滅，我是獨自留在那塊冷地，——我和孤獨的燈光帶着冰冷與失望顫抖着。在憐近的教堂鐘樓裏，鐘聲開始響起，她那愁傷的金屬聲戰慄着，嗚咽着，飛揚於空間而消逝在猛烈地急旋的雪片中。我開始數鐘的響聲，由一陣大笑便領悟了：鐘聲響了十

五下！這鐘樓是舊的，這鐘也一樣舊，雖然他指示了正確的時間，他胡亂地響着，時時地如此，那個老年的打鐘人曾經爬上去用他的手阻止這旋作旋轉的鐘舌。那些戰顫的，悲傷的響聲，被寒冷的黑暗擁壓着，爲誰而說謊呢？那無用的謊語是這樣可憐和奇異的啊。

這鐘發着最後的響聲時，玻璃門怦

明恥園筆記

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俺老張久不到魯東公學了。在今天使我又破了例，爲一個朋友又去到魯東公學。魯東公學內裏還是同七八年前一樣，只是院子裡多了些短松樹，還多些教室，其餘沒有更換半點，同七八年前不兩樣。我圍着那學校轉了一週，不覺我回想起來，在民國十四年我曾在這學校當教員，還曾在這學校做秘密工作，——乘着夜間印宣傳品。雖然那學校當局，是個反動份子，然而，他總是老死公館內，這個學校無形之中做了我們黨

然而圍，那高個子人走下臺階來。我只瞧見他的背部，但是我認識他，因爲我曾在昨晚見過他，驕傲而又輕蔑的。我認識他的步態，那是的確比昨晚還輕快呢。我也常常那樣離開過這屋子。他有那種步態，那是被一個女人的說謊嘴唇剛接吻過後的人所裝作出來的。

（未完）

孔均

人的掩護。

現在這個學校是我們黨人的了，但是，比較起來，還不及當日使我們那種方便。誰說公開後，我們黨人有幸福呢？作黨的人，要位置私人和把持公產恐怕比反動派都有方法。

下午，我又去中山公園，公園的人依然那樣多，人山人海，似乎都在那裏慶賀昇平，我罵他們無愛國心，但是，俺老張又爲什麼去光臨呢？近來，俺老張常常有這樣矛盾。

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俺老張在今天又走到民國學院的後身，使我驚奇得厲害，誰也不曉得在牆上——很高峻的王府牆上，訂有千萬層的布匾，多半是紅布黑字，然而經風雨的侵蝕，多脫去紅了，還雜有些銅匾，木匾，雜亂層層釘了一篇，數目之多，總可開北平有匾的新紀錄。至於上面的字跡，總一句話說，「不是有靈，就是有神」再「不是有靈」吧。我總想到這一定有一座大廟，或許廟內的神仙會治病。洋車轉過灣子，一間很小的破廟，便出現在我眼簾內，小廟門還被幾塊大磚封閉着，前面香爐上還有時纔還願的香火還有未燒盡。

我下了車，仔細瞧了瞧，果然不出我所料的，廟內神仙會治病，所以纔有這些匾。陡然，我想起，人間的醫士都沒有有一位能這樣靈驗，受民衆這般熱烈的歡迎。雖然最出名的德國醫院的克利大夫和中醫陸仲安先生，也沒有這樣與盛過。所以我想醫學無論如何發達，總不及鬼神的治病靈驗。

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昨天老吳來，——從熱河朝陽來。

他見我唯一的一句話，告訴我，「亡國奴的滋味，真不是人受的，我這次却備賞之矣。」俺老張一聽毛骨聳然，前些日子，北平那樣危急，且夕那日本人就要進來。俺老張不爲亡國奴者幾希耳。他又告訴朝陽被暴日擾亂的情況：富足的家庭，掠劫一空，婦女姦淫淨盡，雖五十歲的老婦人，均無可幸逃。而窮困的人家，則被強迫作工，修路。最可驚人的，也是可駭人的，朝陽先前那樣荒涼，現在居然成爲小城市了。而汽車路則遍地皆是，從瀋陽到朝陽的火車道，已經補上鐵軌了。他說將來收回，恐不是一件容易事，老吳告訴的時節，還不時唏噓。

真可怕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呀！他並不只是依賴兵力，還依賴經濟及文化，你瞧，東北四省，經日本鬼僅有一年的建設，就能有這樣驚人的偉大的成績。這還不足驚破我們的胆嗎。我們應

當臥薪嘗胆，抱誓雪國恥，恢復國土之心腸纔是。

俺老張從今日起，革命的情愫又緊張起來。

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在正午的時節，我正坐着洋車到佛的醫院內去，走到西單牌樓時節，忽然聽見一大堆人圍着武功衛口。我只當是汽車軋死人。誰知道我下了車擠進去一瞧，乃是一個人坐在洋車上被人用鎗刺死。我訪探了半天，纔知死的是霍維周。據說霍維周是國家主義派的健將，曾辦東方公論，國風月刊。今年四月間，曾宣言脫離該黨。霍氏係東北人，曾組織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自任常委。這次被刺的原因不明，直到晚報出世後，還沒有逮捕着凶手。唯聞係救國會內部的事。總而言之，在西單極熱鬧的地方，公然敢開鎗殺人，殺人後從容逃走。該凶手必爲一個聰明強幹的份子無疑。昨上，我到書店去，撞見膠弟，他見了我的面。照例是扳臉，質問我錢項

問題。我真討厭透了。他以什麼資格來問我，恐怕也不知道吧。先前七弟向我談，說響先生最氣人家有錢。噯！俺老張自來是個窮小子，氣我幹什麼？俺老張今後信服命運。這都是我命運鑄定的魔星。

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天這樣熱，從早晨起來，就像將身子放在蒸籠內似的。俺老張天生得胖似彌勒佛，「胖子怕熱」。這也是鑄成了定律。我想這天氣不過是陰歷五月，還有一個後五月的天氣，現在就這樣熱起來，將來到六月的天氣，豈不要熱死人。有錢的人，本不在乎，他可用經濟的力量去調濟這天氣，——天熱加風扇。再不，到公園去，俺老張近來幾乎等于無產階級。不用說用電扇，逛公園，連住房子，還得住一二間的東廂房。我纔曉得東廂房乃是最熱的屋子。

「窮人亂事多」。不巧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又從濟南來了。說不了俺老張得破費一下，但是又沒有錢，我跟書

店的經理借，他應允今天給我十元，誰想他今天只送來五元。該經理的信用，常常這樣的賣去。他將信用兩字看得不值半文錢。

我拿着五元錢，想着請我的朋友聽戲，然而天又這樣熱。但我始終到哈爾飛戲院買了一張包廂票。

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這幾天似乎成了恐怖世界。西單牌樓殺死霍維周，今天上海又出殺死楊杏佛一案，中央黨部駐滬特派員馬紹武前在上海也被殺了。這些暗殺案的背景，均不無政治關係。有出乎自己黨內的火併，有出乎被共黨仇殺。總之，俺老張敢斷定凡被人暗殺者，大半是精明強幹的份子站在羣衆前面的。因為不如此，他也不曾被人暗殺。

自從這些暗殺案產生以後，一些政治工作人員，尤其有黨派色彩，均人人自危。各人暗暗想保護生命的辦法。不過，俺老張却不怕，雖然我也是國民黨黨員，雖然也曾作過些政治工作。然

而，永沒有出過風頭，站在羣衆前面，既不聰明，又不強幹，現在又這樣的浪漫，浪漫便是腐化。誰來暗殺這種無用的份子。不過，這話又說回來，像俺老張這樣，不客氣說，是社會上之蛆，倘若若有救世志士將這裡蛆一般份子殺一殺，那纔肅清社會唯一的法子啦。

工錢（續） 流瀆

彬三是個奮鬥的，他是一個有犧牲精神的沉默者，他不說一語，只用眼色遞給他們說：「等着，等着，我們全進他們的辦公室吧！」

老五將臂一抬，領着進了辦公室。對了，等着，我們非等着不可，辦公室去，那有爐子，又有香水，對啦！權當今天咱們過了年……」

再有兩天就過年了。人人都集中了全身的精神，來結束這一年的事業。其中有錢的，是準備着歡樂的團聚；沒有錢的，那是另一種表情，頹喪，焦急和咒罵着。他們則聚精會神地討着拖欠的

工資。

並且伙伴們被那精緻的佈置與溫暖的裝設給沉醉了。他們的談話轉到了一些神奇鬼怪的事情上面去，吮着澀嘴的茶水，面孔被爐子烘得紅紅的……老五過不慣那種溫暖的生活。他獨自跑出來，依在面南的牆根上，兩臂交叉在胸前，頭略略低斜着，兩道視線時時地移動。

他的思想，跟他的視線轉換着，他仰望天空，知道是在冬天，並且年也來臨了。他意識地用背靠了一下子牆。

由于影子，他知道太陽的座位，移動了很長的一段。他想起了街上沒有汽車，所以經理想必是乘雪橇去的，那末回來也要乘雪橇的。于是他緊盯着江中的雪橇。注意着來往的客人，但那都是些瘦鬼，不像老板那尊肥胖的身體，套着擁腫的衣服那般。他就這樣盯着，足有個把鐘頭的，但那有老板的影子呢？他懈怠地閉了會眼睛，在這一剎那，一個很沉重的思想襲來了。眼前黑了

「片，那塊黑漸漸凝聚在一起，形成一個人身。跟着更顯得清楚些，那分明是老王，老王僵直地躺在那，彷彿是躺在甲板上。他的上邊有起重機。起重機的鉤子，像是巨人之爪。機器還在轉動着，起重機一上一下的擺動着。鉤子空着下去，繫上下一塊環臂粗的木頭，騰起了，停住了，起重機要牠變了方向，木頭的下端正對着船口。一會，機器巨烈的響着，木頭便很快的落在船裏。船裏的苦力，手裏拿着鐵鉤，鉤住牠，讓牠放在適當的地方。木頭突然變成了乖謬的，牠不隨着人的意志，所以非得有人到那邊推一下不可，于是老王跳過去，脚剛一落地，便被滑膩的東西滑在那裏，並且身體隨着斜坡往下一滾，正滾在木頭邊上，同時起重機的鐵纜鬆了，木頭正好壓在他的頭上，流着血，兩腿抽曲着，拳頭握得緊緊地。

「什麼收場呢？寡婦窮瘋了，死了，就死死了，死了，死了……」
老五皺着鼻峯，閉緊了眼睛，他要將這些惡念頭擠跑；但，另一個身體又放在他的眼前了，也是躺着，身體是胖腫的，脚掌發白，壯子膨起來，舌頭被牙關咬得發紫而粗，面孔上青一塊，紫一塊……這是被淹死的老李。他是怎樣淹死的呢？當然也是爲着賣力氣給了公司的緣故。記得，那一天公司說是沒船，但在漲潮的時候，船的汽笛突然响了，于是苦力都匆忙的來到了江邊，忙着上划船。一個划船擠滿了人，搖擺地靠近了火船。大家都爲着公司的緣故，全爭着上火船，老李順便抓住了起重機的鉤子，吊在半空中，突然一抖，老李便落在水裏。只看見水面上起了個旋，便不見了。直到第二天，屍體才在另一處飄上來。

「你別打岔……老五，不給咱們預備飯嗎？六點了，」
「我也去，我也去……」
老五跑進賬房內，事情很容易地進行着，他要求大白米和白菜燉肉。他們等着了，對於吃大米飯，他們是多麼興奮啊！他們忘卻了家中過年沒有米，也忘卻了飛去的老王和老李；……是這麼一頓大米，使得他們的神經多……」
影子移到身後去了，老五進了辦公室，第一聲便喊着：
「經理呢！上總公司過年去了吧！咱們還守嗎？死守也好……」
「誰離開這裏，誰是屎包……你看咱們的年還沒有過完呢？……」
「那末，」老五說，「咱們何苦有福不享呢？這裏總比咱家好得多。等到十二點，萬一他在晚間回來呢！可是……」
「可是……我的孩子病着呢！」
「別不識抬舉，最好說是你的老婆在餓着呢！……」

麼癡狂呵！

他們更是些酒徒，環繞叫他們全都嗜好酒，尤其是在打夜工的寒冷天氣中，酒那是更不能免的。

「唉，買酒去……好不好？」

「好，把各人所有的錢掏出來吧！過年，提前……」

老五湊錢是被衆意所委派的，老王去買酒也是衆意所委派的。

登時，桌子變了模樣——上面放着酒杯和酒瓶，有花生米做酒餚。酒餚在他們眼裏，那是不關重要的，唯一的是要在醉中過個新年。他們不行口令，也不像紳士般的慢慢吮吸。那是二陣暴風雨般地狂着，花生米散在各處，酒杯碰得桌子亂响。全屋佈滿了酒氣和煙氣。眼睛赤紅着，太陽筋突突地跳，全身發燒，手脚有點不穩了。

最後的一瓶，是輪着一杯一杯地喝完了。彬三喝的最少，跑出去了。老五沒有酒量，已醉倒了。陳三已像豬似地倒着了。光友噴了口氣，閉着眼睛時着。

辦公室內的寫字台，簡直變成了酒舖裏的桌子。滿屋都是花生皮，椅子歪斜着，算盤爬在牆角裏。人也是東倒西歪地亂躺着，有的則在室中亂蹩。

不曉得是什麼時辰，廚子來告訴他們吃飯。於是彬三推起子這個，又去喚醒那個……足有兩個鐘頭，大家才吃完了飯。

也許是吃多了吧！大家都沒有一言，你睚我，我再睚你，像是一羣陌生入似地。最後有人去小便，他們也跟着出來了，于是大家才意識到是要回家了。月亮躲在西天邊，星星也稀稀的，好像天緊壓在頭上，使他們喘不過氣來。風打的他們的臉痛，兩手時時要呵氣。道路也變得平了，一脚一腳踏在泥裏，一脚又像跪在石頭上。他們有時挨着肩對碰一下，有時離開了很遠。

他們踉蹌地下了山，驚醒了犬吠。窄小的街道像一條黑綫，靜靜地，一點聲兒都沒有，街上可說是沒有人來往，想是夜深了吧！

漸漸散開了，還有五六個人要走很長的路才能到家。當他們走到街頭的時候，遠遠地有一個影子在擺着，看去好像認識，但是也想不起來。

「唔！誰呢？」陳三問

「讓我想想……呵！是了，那是……那好像是咱們的經理……」彬三答。

「是，我知道他在六道溝有親戚……」光友咕噥了一句。

冤家對頭，真是有緣，他媽，綳了他的皮袍，然後再活埋他……」

那人走近了，彬三擡起了袖子，嘆了一聲試探着。

對方也回了一聲，才知道不是，原來是街上肉舖的掌櫃的。

又恢復了沉默，不久，誰都走回去，鎖着門了。

第二天天下大雪，門外足有一盞深。老五爲着點事，一個人跑到公司去，預備借個木鐵，好打掃院子裏的雪。一進門，打雜的悄聲地告訴他：

「我告訴你，我昨天沒在家——就是跟着經理到六道溝，他的親戚那住了一宿，昨晚他接到了電話，我可不知道是什麼事，只聽說有什麼電報……所以經理昨夜十二點就趕了回來，今早

五點又走啦！東西帶走了不少……」
「什麼？什麼？」老五驚呼着，他的拳頭捶在胸上。帽子掉了，滾在溝裏……
六，十八日完

黃朦朦的昏月下

慧民

慘慘的黑夜，

灑着風後黃朦朦的昏月。

× × × × ×

前面的砲聲愈響愈烈，

連山下倭賊呼嘯的聲音也聽的清切

× × × × ×

盈野縱橫着血肉模糊的屍骨，

濕淋淋滴着殷紅的鮮血。

× × × × ×

傷重的已含着笑癩與世長別，

折足斷臂的還在喊殺不絕。

× × × × ×

這是肉搏十次後的一個小歇，

待片刻，秣馬利刃再把前山越，

待片刻，秣馬利刃再把前山越。

一九三三，四，六。

清雲庵的小尼

慧民

清雲庵十七歲的小尼淨貞，

天天下山到下面的野村。

有人問她怎麼每天都下山？

她便說你不要胡猜疑，
我並沒有貪戀紅塵。

戰爭

慧民

雲陣擺好了，

天就嘩嘩的吹起來；

霎時飛彈如注，

草木大地一切，

都呈着一副清爽美活的新態，

戰爭的賜與究竟是不用的呀！

慘離曲

幻何

——恐怖之夜——

悽悽之風鎖在人們項頸，

黑暗裏帶來無數陰霾。

× × × × ×

守衛的兵佈防街口，

逃難者擁滿站前。

× × × × ×

更深了，夜犬狂吠。

幾點燈火洒淚簌下。

× × × × ×

警士青灰着臉，刺刀死亮，

車夫的粗腳欲痛着移動。

× × × × ×

肉的火，金的笑，罪惡的錯落，
橫飛在都市車站！
× × × × ×
人們的生命漆黑一團，

都市之閃動

鐵蹄下踏破赤裸的腳，
柏油路上流着鮮血之花。
× × × × ×
無辜的穹蒼誰來憐慈，
祇有向地獄裏哭訴。
× × × × ×
乞討者伸長着瘦手，
小販露着鬼臉喊叫。
黃包車夫埋首車裏，

狂跳着每顆心，奔逃者的吶喊，被
壓迫者的餘泣……都奏着恐怖的歌
子！
一九三三，五，二二。

幻何

汽車依然的飛跑。
× × × × ×
舞台的少女魔鬼般閃動，
影院扶場並不人稀。
× × × × ×
不景氣的暴風慘殺！
一切都如死神般消滅!!!
一九三三，五，二二。

讀者園地

給鳴友的一封信

鳴友：我們雖是沒有見過一次面，但是
藉着文字的傳達也能使得我們心心相照
了。昨天上午學術研究會又開第五次會

議，只因時間短促，所討論的題目，只
有兩個，你因地域的關係，仍是沒得親
來參加，我只好申叙於下，和你作一商

芝珪

（一）「現在不容許再有徘徊十字
街頭的戰士，我們快到前線去吧！」這
是暗示着我們不要猶豫只可各自努力，
也是現在一般青年應有同一的主張。我
們處于現代社會情況之下，自然有一種
不能令人滿足的心理，因此明白青年責
任的人們，都要抱着「治國去之，亂國
就之，醫門多疾，」的觀念，寧願犧牲
色相現身說法對於社會多少有點供獻，
才算盡了我們的責任。但是我們最要緊
的，應當首先知道，無論為國家也吧，
如社會也吧，所去努力的途徑須先認識
清楚，不然，目的雖同，而方法不對，
不但無補恐更有害，這是我們應當慎重
的事務。我們只要自己任命為「戰士」
，當然要作「戰士」的工作，不要像那
些喪心病狂的敗類，藉着國難的招牌而
攫取個人的利益，那是多末可恨的事！
現在再來分析「戰士」的工作，約有三
種：

（一）「武裝戰士」武裝戰士確是

床，媽！媽！
唉！唉！唉！

寄給桃花的主人

姑娘！或許妳忘記了我，
枯乾底眼睛，憔悴底面。
妳再細想我是誰？姑娘！
可是妳就記憶得，恐怕也不能再相見，

因為；我要向天邊，海角去奔波。
姑娘！我因環境地催促，要覓最後底歸路，
此去一點也不恨妳，也不想妳，
只默默地念着妳底名字——微露。
假若妳還沒有忘却我，
無聊時，月下花前也將我名兒一呼！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定是我媽想我的時候。

林純如

姑娘！妳贈我那枝紅艷底桃花，
雖是已是枯乾散落，總不愿棄它，
緊緊的往錦囊裏存；
等到呀，尋着了最後地歸宿，
我同着那枯碎底桃花一同入葬。

姑娘！冷酷底人間怎能依戀？
我負起了我底行囊，前進，
只有甘香底濃醴，能使我忘倦，
桑田慘變，世路多堪呵！
珍重啊！姑娘，此後我希望，希望
夢中相見。

潔若 寫于玉梨簾。

燕子

算上等的，從此明星可以與聯華相角逐了。不過，在這套片子內，不，凡明星所出的片子，表現風景的地方太多，就像啼笑姻緣內，平空在片子前面添上不少的北平風景。在這張片子又平空參加上漢口水災景緻。這種作法，並未必能引起觀衆的歡迎，反足顯明劇本上虛偽，現在將這「狂流」詳細批評如下：

A 「狂流」的故事

「狂流」的故事，約在漢口週近的傅村，築有河堤。適漢口週近大雨，居民均忙着搶堤，該村小學教員乃親加入之，該小學教員因與該村富戶傅柏仁門之女名秀娟友善，終因窮富懸殊，而傅柏仁又將該女秀娟許于縣長兒子李和卿爲妻。秀娟憤恨欲同小學教員同逃，而該小學教員又以搶堤爲辭，女不得乃贈以信物。

後傅家避離漢口，小學教員又因領振款到漢口。他同秀娟的關係，驟被李和卿瞧破，李和卿乃以目視小學教員營救一女子，誣其買民女爲妻造說傅氏父

每週評論

(一) 批評胡蝶主演的狂流
「狂流」，係明星公司出版，胡蝶女士所主演。據說，這套片子係明星公

司改變作風後第一部傑作。所以使我不能不再去光顧中央一次。我聽完「狂流」以後，覺得這套片子在中國電影裏還

女。傅氏回村，小學教員因病作書給秀娟。秀娟回信誤投李和卿手中。李和卿乃作姦計，一方面從惡女父調縣警來，一方面擺佈小學教員。當秀娟去小學教員那裏，又瞧見小學教員與其被救護女子作猥褻狀，秀娟乃大憤。

後風雨交加，堤漸告不守。鄉民正想搜取傅家後園存積之材料時，而縣警適來，傅柏仁乃控小學教員爲匪類，捕而毆之，衣破而女當日給他的信物尚在，女不忍乃營救了。此時，河堤大決，水滿全村。傅氏與李和卿乃葬身于水中。小學教員與秀娟尚掙扎在狂流內。

B 片子的背景

這片子的背景，是暴露資本家的罪惡，描寫民間的痛苦，以漢口大水作提調，去引出這段故事來，底確尙可說是與民衆有痛癢的片子。言外希望今後資本家不要虐待窮人，窮困人們也不要痛惡資本家，應當協心合作，去防止傷害人類的洪水。否則，勞資不合作，洪水一汎亂，所有民衆均擲身于狂流中，這

裏含有深刻的意思，却是給普羅派文學和布爾喬亞文學一個打擊，給民族文學開一新光輝。

C 劇本的毛病

這劇本的毛病，最大的是有不真實處，比方傅村只一個小學嗎？只有一個熱心搶堤小學教員嗎？爲什麼參加搶堤的只有劉鐵生一人呢。傅村的民衆，難道說，只是一個資本家傅柏和，一個小資產階級小學教員劉鐵生，其餘的都是些無產階級的農民？能有這樣單純鄉村組織嗎？這是編劇本的太不檢點處。還有一層，傅柏仁和李卿和即便萬惡滔天，也決不至於在漢口被水災的時節，來坐上汽船遊玩逛景。這未免不近乎人情。傅村恐怕係一不開化的地方，男女的介限很嚴，一個資本家的閨女，處在傅柏仁頑固淫威之下，能隨便與該村中小學教員來往，甚而在廣衆目光之下停止帽子同劉鐵生密談，這也未免不近人情了，因爲秀娟還不是一個新式的女郎。漢口水災鬧得很久，傅村的防

堤也不只一天，傅柏仁既是富戶，對於水災當然有預防，況且縣長的兒子也在其家中。據說居在水堤內人們均備了船及木筏。何以傅村首富的傅柏仁家中，沒有船隻及木筏，在河堤決口之時，竟坐一木桶，而葬身於狂流中，也未免是太嬌柔造作。

D 演員方面的技術

這張片子，在演員方面，以胡蝶演得爲最佳，表情也深刻，惜乎年歲漸老，不是二十上下的處女神氣。我總覺胡蝶演有聲電影，不及演無聲電影好。她演有聲電影，似乎唱新戲。其餘的演員，王獻齋和龔稼農，表演得也都好。譚志遠簡直是個新戲家，而且臉上的表情，無論在那個片子內，都是一路神氣。他不曉得明星公司爲什麼必需要他加入，以減輕該公司的聲譽。這真不可解的事。統而觀之，「狂流」之片子，總算近代國產片子內的一部有進步的片子。倘若明星公司能將以上各項毛病減去些。而各演員的技術也能再進步些。或者

還有更好的片子出現。

「(二)『糜爛』」是一部多角戀愛小說，也是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先生作的。

——是他主辦上海樂羣書店時作的。張

先生寫的戀愛小說很多，全都是多角戀愛。有的說，張先生在作每部多角戀愛小說的時節，必先用筆在桌子上畫成無數的多角，然後再去開筆。所以他的小說，多數類同，似乎用一個公式寫下來。這種說法，好是專門用心去污辱張先生似的。其實，他的多角戀愛小說何常不是千篇一律呢？

若只論劣的方面，一部『糜爛』，也真夠遭天下的大難了。張先生是個多角戀愛小說專家，這部『糜爛』當然逃不出例外。他以容秋霞女士作全篇中的主角，以經康生作提調，去導演這部小說，論構結倒算是合乎長篇小說的體材。然而，他先寫申江學院之遭糕，作第一段，還穿插上許多的女學生，引出秋霞懷着胎去找康生，及康生到薦頭店去會秋霞作第二段。第三段到第六段均是康生回憶舊日同秋霞認識的經過。第七段至第十段都是去描寫康生的生活狀況，也穿插上一些關於秋霞的生活狀況

預備去引起第十一段康生在王斌家中看，Moder回家後而接着秋霞給他的信。

第十一段到十八段，便是秋霞在報告她糜爛的狀況，末後便直截了當寫秋霞赴黃浦江自殺了。他特意這種穿插似乎要標新立異的；其實他將全部小說結構弄鬆了，越法顯出這部小說的目次雜亂，使讀者難以去找線索。

他全篇用革命作背景，他描寫康生也是革命家，洪部長也是革命家，彭小齡也是革命家容秋霞也是革命家，程叔澄也是革命家，程叔澄也是革命家，甚而那太太也是一位革命家。他們一夥革命家，有的是因為出風頭而去假革命的，有的是為偷盜革命的招牌而去買文章的，有的是藉革命招牌而去辦野雞大學，欺哄青年的。只有一位會紀森是個真正革命青年。這種背景，未是不可作一部小說的精彩的背景。不過，張先生太不懂得革命作何解？黨人的生活狀況？黨內的紀律的規定？只憑着自己的理想，所以寫出許多的外行話，而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太太既是一位革命家，對康生發出那麼多而且正大的革命理論來，她似乎不應當同買辦階級結婚，即便一時她觀察不清，站在革命的

立場上也應當離婚，她怎麼倒反對秋霞同丁惠江離婚，這是張先生的矛盾處。

我認爲張先生對於人物個性的描寫的技能總不十分高妙，尤其是心理的描寫最疵毛。他常把一個人的個性，在全篇中寫成兩個不同人物。就像這篇，在第六段他描寫秋霞女士的個性似乎是個很溫和而會受過壓迫的女子，似乎決不像似個多角戀愛的淫蕩婦人。她對康生那樣鍾情又好像似不能同丁惠江那樣乾脆離婚；至於她後來進跳舞場，作Zou Zou，既愛康生，又去戀會紀森，還去偷程叔澄，終於嫁于許君遠，更與先前描寫的她的個性不相同了。就算她受生活壓迫，她受環境支配，也不能這樣前後兩異吧。

張先生想着許多的法子，將他理想中的秋霞糜爛了。但是，結果，也算將這部糜爛小說集也作糜爛了。有人說張先生最長于描寫多角戀愛，但這一部小說却不算得一部佳美的多角戀愛小說，只是可以說是一部描寫一位墜落女子，一個淫婦的小說。然而，他這部小說集內的暢利的地方，他藉着這部小說出了心錢的悶氣，對於假革命或藉着革命作稿揚眉吐氣了。

編發社通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文藝戰線社
 行者 文藝戰線社
 地址及處 北平絨線胡同一七一號
 電話 南局三八八六

本刊投稿規則

- (一) 凡向本刊投稿者，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二) 來稿如係翻譯，請附寄原著，或將原著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址註明。
- (三) 投稿人請開明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五) 對於投稿，本社有修改權，如不願受修改者，請先聲明。
- (六) 投稿經揭載後，暫以本刊為贈。並酌給稿費。
- (七) 來稿請寄北平和內絨線胡同一七一號本社編輯部收

本刊價目表

時期	冊數	書價
每月	四期	大洋一角六分
每半年	二十六期	大洋一元零四分
全年	五十二期	大洋二元零八分

外埠長期訂閱者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表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刊內
十元	五元	三元	一元五角
八元	四元	二元	
五元	三元	一元五角	

封皮前內面 後封面

以上價目，以每期計算，不折不扣，刊費預付。連登多期，為優待起見，按八折計算。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若為接洽，請函北平和內絨線胡同一七一號本社廣告部

紫羅蘭公寓招租

歡迎學員

紫羅蘭公寓，設在什八半截胡同十一號，房屋清潔，院子寬大，電燈電話，自來水均全，並備適合學生用的傢具，兼包伙食，每月九元，特聘上等廚役，每日調和很合衛生之飯食，現存房屋不多，歡迎學員居住，若有尋找適合讀書之所者，請速來，遲則房屋都租去了。

文藝書店啓事

▲增添書籍

▲特別減價

本號為擴充營業優待顧客起見特備各種新書以及文具雜誌各種月刊月報一律減價最近又到新書二百餘種各樣文具亦頗不少尤其關於學生應用之物品極多總之所有新書及文具本號應有盡有搜羅殆盡且物美價廉諸君如有購者請早臨本號乃無任歡迎
本號文藝書店
開設西單商場東門路北

時代婦女 第一卷

第三期

要目

兩性間的問題.....	蕙君
新性道德之確定(續).....	黃邦達
時代婦女不要有時代病.....	張純熙
廢妾問題的困難.....	秀雲
北平過去婦女運動的錯誤.....	冷秋
壓迫(戲劇)(續).....	俊傑
秋風與詩人(獨幕詩劇).....	小邨
一位被棄婦人的談話.....	潔塵
石評梅女士的「偶然草」.....	華西里
丁玲女士失踪後.....	比白
(附)北平時代婦女社簡章	

飄萍

張少峰先生的小說第六集已出版了

少峰先生的小說，已出版的有鬼影，枯塚，脚印，逃犯，浮屍，五種，均為青年所歡迎。現敵館又將少峰先生第六集小說飄萍付印，十月三十準期出版，該集約有八萬餘言，共八篇小說：三字，一封秘密的信，綠仁姑娘，鳴鐘樓，一家個戶，煩悶的病中，一個批評家，文瀾湖的影兒。這八篇小說，均是少峰在飄泊之中嘔血之作品，其中取材的新奇，描寫的精細，穿插的巧妙，實為近代作品中所罕，前而有作者自己講話說說寫飄萍的原因，及作者幼年小影，更覺為此書生色。出版二千份，願讀少峰先生的小說，曷興乎來。

北平文藝線書店啟